

炮兵文藝新書



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政治部宣傳部編印

1959.9.

目 录

革命斗争回忆录

- 一次不流血的斗争..... 冉 影(1)
- 王大娘..... 于 水(15)
- 深山寻炮..... 楊华風(21)
- 炮击南寨..... 蔡占元(27)

讨论

刘元(31)

小 說 散 文

- 在西山观察所里所见(西藏通讯)..... 余光輝(36)
- “九三”炮战回忆片断..... 耿文华(39)
- 三添奖旗..... 叶蓓蓓(49)
- 新的光辉..... 朱傅玉(53)
- 大楼护士..... 季 祥(69)

讨论

說說唱唱

- 拖飞机（山东快書）……………刘成鋪
梅喜冬（74）
- 边防一只鷹（山东快書）……………刘汉武（92）

歌 曲

- 炮手們打得好……………屈通宁
詞曲（103）
- 轟！我們的大炮發言了……………李成良
詞曲（104）
- 怒吼吧！大炮……………田維青
詞曲（105）

革命斗争回忆录

一次不流血的斗争

——记解放新乡劝降国民党四十军

炮兵学院 冉影口述
胡宗文笔记

1949年3月，“北平”和平解放以后，我军即挥戈南下，乘胜追歼敌人。当时，我在四十七军炮团担任副团长工作。部队住在北京外圈，已经接受了任务，马上就要去打新乡。那天我到军里开会，听完首长的战斗动员和布置以后，想起了一樁事情：

很早以前，我就听家里的人说过，有个表兄叫李晨熙，是保定讲武堂毕业的，原在冯玉祥的军队里作事。刚才听军首长讲到新乡的敌人四十军，副军长的名字也叫李晨熙，三个字一点不差，年龄职位也相近。是不是这家伙就是我那个表兄呢？如果是他，这回可就有文章做了……。

一开完会，我便把这樁事对军首长谈了。梁兴初军长和周赤萍政委一听，觉得有这样一个关系，是否可以去做

一下，如果能够不打，不流血就解决了，不是更好嗎？于是他便在軍事准备的同时，向林总發了一个电报，把这个情况反映上去了。

很快，林总就来了回电，要我亲自到他那里去一趟。

当时，林总住在北京飯店的四樓上。我去見他的时候，大概是四月×号上午八点半鐘。我先到戈秘書房里，向他說明了来意。戈秘書說：“昨天晚上研究工作，首長忙了一夜，沒有睡覺，我去看看他現在有沒有時間，你稍等一會兒。”

我在戈秘書房里，坐了不到半个小时，就見夏秘書走过来問：

“那位是四十七軍的冉影同志？首長請他！”

我站起来应了一声，立刻整了整衣服，正了正帽子，怀着欽敬的心情向林总的办公室走去。

过去，在一些會議上，我曾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林彪同志。他那和藹謙遜的态度，严肃認真、細致深入的工作作风，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特别是近两年来，他亲自指揮我們战斗，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。我們的战士只要一談起林总，哪一个不能給你講一套神話般的故事？这次，我很荣幸地要当面接受他的指示，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高兴。

我一进門，首長就走过来和我紧紧地握手，讓我坐在沙發上，并亲自給我倒了一杯开水。

这间小屋子里，陈設很簡單：兩張桌子、兩把椅子、一套沙發。办公的那張桌子上，除了兩叠二寸多厚的电报稿以外，再沒有旁的什么引人注目的东西了。

司令員穿着一套深灰色的軍衣，沒戴帽子，由于頭髮的脫落，兩邊鬢角很高。在他那特別濃黑的眉毛下，閃着一雙明銳而慈祥的目光。他一點不使人望而生畏，和他接觸，倒覺得他是個和藹可親，淳樸而又平凡的人。

他就那樣站着，向我問起話來：

“李晨熙跟你是親戚嗎？”

“是，我的表兄。”

“你認不認識他？”

“光听家里人說，從來沒見過面。”

“到敵人那里去，你不怕嗎？”

“不怕！”

“好！好！要有這樣的精神。這次去很重要。“北平”和平解放了，沒有打，少死多少人，這是很大的好事。你這次去，也是爭取他們投降，減少傷亡，使群眾少受一些損失。”

說着，他坐下了，並示意要我也坐近一些。我便走過去，在他辦公桌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。很自然地他就和我談起了這次的任務：

“現在去到新鄉，和“北平”的情況不同。淮海、遼沈、平津戰役以後，形勢起了根本變化，敵人向南逃跑，我們已經開始追擊，蔣介石就要垮台了，他的軍隊也更加動搖了。

“同時，敵人內部是有矛盾的。四十軍是龐炳勳搞起來的，受蔣介石的排擠。這回李晨熙被扔下，他不是沒有怨恨的。你這次去，是給他一條出路。他已經成了瓮中之鱉。以前還可以用飛機運，現在飛機場被我們占領了，要跑

是跑不掉的。可以告訴他：要打，只有死；要想活，就投降！”

他的話說得很低很慢，但明確有力，能叫你听得清清楚楚，把每一個字都能嵌進我的腦子裏去。有時，他又停頓一下，好像是特意給你一些時間，讓你思索和記憶。我沒有岔斷他的話，靜靜地聽他繼續往下講：

“但是，我們沒有強大的力量，敵人是不会投降的。要告訴他：解放軍和以前不同啦，不是小米加步槍啦！你就是干炮兵的嘛，可以給他說一下，新鄉城是經不起炮打的！……”

“當然，我們要他接受改編，他是要提出一些條件的，在原則不變的情況下，可以适当答复他。……你和他講的時候，要講政策，也要講策略。”

說到這裏，他注視着我，特別用鼓勵的口吻說：“你沒做過這種工作，缺少經驗，但不要怕；國民黨是講親戚關係的，他不会殺你。好好地和他談，要有勇氣！條件不能有任何遷就，現在是我們壓倒他們，要表現出我們的氣魄！”

最後，他決定再寫一封信，叫我帶去找兵團司令員程子華同志，讓他具體指導這個工作。信寫好以後，我接過手來便起身告辭。臨走的時候，他又說了幾句勉勵的話，並再一次和我親切地握手。

首長工作的勞瘁和指示的具體，實在使我感動。走在回去的路上，我不斷回味他講過的每一句話。本來，未到林總那裏以前，對於這樁事，我並未看出它有什麼特殊意義。認為我們圍長春、攻四平、三下江南、四保臨江，僅僅遼西一仗，就殲敵四十七萬，他這裏不過一個軍，沒什麼了不起的，成就成，不成就打，沒想到林總竟對他這樣

重視。重溫他剛才的話，使我心里暗自慚愧：為什麼自己就不能首先想到，盡量減少群眾的損失和戰士們的犧牲流血呢？同時，爭取敵人投降，瓦解敵軍，對於迅速爭取全國解放，不是件有重大意義的事嗎？這一想，自己才完全明白，為什麼林總要親自指示布置這件事，並覺得自己接受的，是一個十分光榮的任務。

二

部隊出發前的幾天，我同偵察科的李科長帶着一個警衛員，先到新鄉附近找友軍聯繫，見到了二野的縱隊政委甘渭漢同志。他將敵人的情況向我們作了介紹。原來他們這個縱隊就是專門用來牽制新鄉、安陽的敵人，不讓他逃走的。過去新鄉也派人來談過兩次，但是它不是真心想投降，而是想借談判來緩和我們的進攻，企圖乘機空運或突圍逃走。敵人对新鄉一帶，控制得很嚴，經常有馬隊出來抓丁搶糧，要想進去是很不容易的。我給李晨熙寫了封信，由縱隊里派偵察員，找關係托人才帶了進去。我的信寫得很簡單，大意是說：我叫××，是你的表弟，從北京來，到南邊去，路過此地，有緊要事想見你，請派個人來××地方接我。

他收到信以後，可能領會了我的意思。因為他雖然同我沒見過面，可是，過去也聽人說過，有這樣一個表弟在八路軍里面。他首先派來接頭的是一个隨從副官，意思是看看真假。那個副官回去以後，第三天，敵人軍部才派了一輛隊車來接。

在這幾天當中，我軍先遣司令部已經到了新鄉附近，

兵团政治部的刘道生主任也一起来了，他是受程司令员的委托，专门来指导劝降工作的。去新乡以前，刘主任曾对我们作了详细的指示。

汽车开出的时候，是午后一点钟左右，和我同行的是侦察科的李科长（他扮装成我的警卫员），都穿的便衣。车子经过的地方——野无炊烟，路无行人，一片荒凉景象。越过新掘的一道防护河，透过车窗，从远处就可以隐约地望到，城郊散布着许多白点、红圈和黄线，无疑的那是各种防御工事，再走近一些，就可以看到人头在交通沟和地堡里晃动。原来电灯公司和面粉公司的两幢大楼面目全非，早已变成了兵营。好一点的民房，都掏上了枪眼；孤立的民房，已全被平毁。一行行士兵和老百姓，正在抬土运砖，加高那第二道护城河的河堤。车子一进街道就更难走了，它必须从两条弯曲的深沟上穿过去，还得绕过一些暗堡和障碍物。街道上到处都有岗哨，到处都有巡逻队在不断盘查过往的人。来往的行人，三三两两，走得十分匆忙，个个脸上都带着焦虑的神情，所有的店铺都是半开半闭，门口见不到顾客。给人整个的印象是：城市萧条而气氛紧张，似乎空气里都有浓郁的火药味儿。

车子进了旧城，便在一家大当铺门前停下了。这家当铺的后院就是他们军部住的地方。这个随行的副官，一直把我引到他们副军长的办公室去。这位副军长带着几分惊疑的神气接见了我们。

他大约五十来岁，个子满高，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便服。胖脸上由于加了一幅眼镜，显得又圆又扁，鼻子到嘴角边划着两道很深的弧线。他坐在八仙桌旁的一把太师椅

上和我談話。八仙桌靠壁的牆上挂着一幅新裱的中堂，八仙桌對面有一張辦公桌和一把轉椅，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寶和一個煙灰盒，案頭還擺着一些綫裝書。

我早就聽說他是“書香門第”出身，封建禮教觀念很深。但是，我不會他們官場中的那一套，很少和他講什麼客套話，當他問起我是幹什麼工作的时候，才簡單地把自己入伍后的一段經歷，向他談了一下，並說明，這次來見他，不是個人的訪問，而是首長交給我的任務。

談到這里，他沒有再往下問，告訴我快吃晚飯了，晚上再找我談。

晚上八點鐘的時候，我一個人留在他屋子裡，開始了正式的談話。我首先告訴他：我們四十七軍這次的任務是打新乡，我來這一趟是為了避免流血，給你們指條出路。聽我講了以后，他半信半疑地說：“前些時候你們過去了兩個軍，不是都沒有打嗎？”

“這兩個軍另外有任務，所以沒打就從你們城外過去了。可是我們却是專門來打新乡的，這不是假話，大部隊已經到了。過去你們和二野拖拖談談打打，現在還打算那樣就不行了。”

我是看出了他的僥倖心理，才給他來了個直截了當的答復。他接過去說：

“和你們二野談的時候，我們也並非有意要拖，是下面的意見分歧，有的主張打，有的主張把部隊拉走？”

“往那兒拉呢？”

“上太行山，那是我們的老地方。”

“可是，現在形勢和過去已經不同了，整個黃河以

北，只剩下新乡、安阳两个孤立据点，到处都是我們的政权和軍隊。安阳的土匪武装不是也拉出去过嗎？他們站住了沒有呢？群众不支持，他就沒法生存，結果还是得跑回来，現在不是被包围起来了嗎？……李振清（敌四十軍軍長）带着自己的亲信坐飞机跑了，明明是把你們扔了，你們还識不破？”

“不！”他辯护說：“蔣头要李軍長到那边去，是要他組織一个新四十軍，这边的老四十軍就完全交給我了。……”

原来他被这挂名軍長的头衔迷住了，必須及时点破他：

“你要看出来，这是蔣介石的手腕！过去蔣介石什么时候相信过你們，給过你們好处？籠絡你們，又是为了什么？現在他除了把一頂空帽子給你以外，还給了你什么东西？你在这兒硬撑着作替死鬼，打不好，他也得要你的命！”

“这个，我知道！蔣头就是由于排斥异己，才鬧成現在这样……不过，眼前这个軍已交給我了，弟兄們跟我这么多年，我总不能引着他們去走邪路。”

从他这番話里不难看出：他对蔣介石依然存在幻想。为了使他能够正視现实，我便把首長指示的話，詳細給他說了一遍，特別指出：蔣介石失败的命运已經注定，連他的嫡系、王牌部队新一軍、新五軍都一个个垮了，其它的杂牌队伍就不用說了。打是絕對不行的，只有接受改編才是出路。他听完我这番話，似乎有些心动，苦笑笑了笑：

“不瞞老弟說，这些日子来，我也很苦悶。但是，这

样的事，光我自己作不了主，还需要和弟兄們商量。你今天剛来，早点休息，有話我們明天再說。”

三

第二天，趁敌人开会去了，我和李科長研究了一下情况，覺得敌人已經認識到打沒出路，非常惶恐，必須抓紧做思想工作，爭取他投降，同时要察顏观色，提高警惕。隨後，我們便悄悄地走出敌人的后門，去看敌人城內布防的情形。不巧！我們从街头回来的时候，比开会的晚了一步。李晨熙神色很不自然的問我們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并說：“这里很复杂，私自外出很危險，以后还是不要露面的好。”从此，他便派来几个衛士給我站崗，明是保护我們，其实是防止我們进行偵察活动。同时他也看出来，李科長不是个做警衛員工作的。他还特意查問过李科長两次。这說明敌人对我們还是非常小心的。以后我和李科長就更加謹慎了，經常到一起研究敌人情况。

这天晚上的談話，李晨熙換了另外一幅面孔，他指了指挂在八仙桌前壁上的中堂說：

“这几天夜里，我时常做梦，似乎有些征兆，可能会出现‘和平’。老弟你一来，‘和平’就更有希望了！”

經過他这一說，我才开始注意那幅中堂。那是一幅色彩鮮明的工笔画：几只挺拔的荷杆上，頂着几張翠綠的荷叶，两朵荷花，含苞欲綻，清淺的水面上泛起点点浮萍，正在随波蕩漾。——原来这就是他“荷萍”的征兆！接着，他便罵起蔣介石来，并說：“对他，沒有什么指望了，我們研究了，決定起义！”

沒想到他以和平作由頭，耍了這麼一套花招，我便老實不客氣地對他說：

“現在來談起義是不行的，和平只有一條路，就是接受改編！”

“那麼，曾澤生怎麼又是起義呢？”他想舉長春的例子來詰難我。我說：

“他那個時候所處的情況和你們現在不同，就拿傅作義來說，他都是受編，難道他的地位和實力不比你強嗎？”

他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：“不過，大家有這個心情，這條路走不通，我就不知道怎樣給大家講話了……。”

正說到這裡敵軍部的作戰科長走了進來。我知道他是李晨熙的心腹，什麼事都有他參加策劃，便問他對改編的事有什麼意見。他眨了眨眼說：“接受改編明明就是投降，付軍長確實不好同大家說話。”

“他提出來受編，不正是給大家找出路嗎？大家不跟你們付軍長走，還跟誰走？”

“這就難說，有的人早有意思要單獨走！”

“單獨走？四面都包圍住了還往那兒走呢？丟了部隊，即使能走出去，蔣介石還不是要殺他的頭？”

說到這裡，他兩個都沉默了，因為他們也不得不承認：單獨走確實也走不掉，看起來，是再沒有別的出路了。……當我問起他們還有什麼困難的時候，他們就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：改編以後能不能保持原來的地位？不願留下的能不能走？家眷人口能不能妥善安置？私人財產能不能保得住？……。我把我們的政策一一向他們作了解

釋，他們听了以后，愁云滿布的脸，似乎才稍稍舒展了一些。

第二天，李科長回到軍里去請示。刘主任听了匯報，判斷敌人內部還有矛盾，有些顧慮还未真正消除，要我們：多交代政策，指明前途，要尽量爭取說服反对派，不要鬧出問題。对整个改編的条件，掌握一定要严，对李晨熙本人的要求可以放寬一些……。

以后的几天当中，敌人成天开会，內部非常混乱，有些机关已經自动停止了办公，有些高蠶地区的人还借老乡关系来找我探听消息。和他們閑聊当中，我了解到他們还有两个最大的顧慮：一个是一部分家屬还留在杭州留守处，怕蔣介石扣住不放；一个是內部意見还不統一，有个師長、師參謀長、两个付師長不是李晨熙的人，他們一直主張要南下去找蔣介石。見了李晨熙以后我便直接提出这两个問題来，問他打算怎么办？恰好李也为这事發愁，也希望我能帮助他出点主意。研究的結果，决定乘敌人南撤的时候，發电报，叫家屬迅速分散隱蔽起来。內部几个主要反对他的人，李以为可以控制——团以下的，都是他的弟兄，主張先不給他們講改編的事。我指出：这样做不好，还是先講清楚，告訴他們不走这条路不行，以免他們背地搗乱。最后，他也同意了我的意見。

以后几次接触的时候，李晨熙主要是談他个人的問題。为了进一步穩住他，使他相信我們的誠意，我也注意了从感情上去影响他。当他談到，有个兒子在海軍部队里被我們解放后下落不明的时候，我便告訴他，凡是到我們这边来了的都沒有問題，并答应通过我們的內部关系去替

他調查；当他談到，要把家屬接到北京安家的时候，我又答应去請示首長，帮助找房子，开証明讓他派付官到后方去接；当他談到，受編以后名位两空的时候，我又指出：把这次的工作作好了就是个功劳，立功贖罪，将来还可以做事，并举了他所熟悉的潘朔端、龐庆振（龐炳勛子）作例子。

見到我們处处有保証，对他本人又这样照顧，他也有些感动，慢慢地也向我們吐露真話了。有次他对着我發牢騷說：“蔣头現在还想拉住我們，来电叫我們‘速速南下，会师宁汉’，我們又沒長上翅膀，如何南下？現在，我們总算看透了他！”还有一次他对我說：“我們的粮食只够吃两周啦！現在新乡安阳同时被圍，到那里去催粮？所以我是真心想說服大家接受你們的条件。”他向我說这些話，无非是表白他已經和蔣介石决裂，愿意接受改編。当然，这也說明他的受編是被迫的，并且他这种有意的表白，也是企圖从我們这方面得到更多的好处。我們自然要利用这一点去进一步爭取他。

临到快正式談判的时候，他突然又提出一个問題来：受編不能与二野發生关系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，他担心过去和二野打了几仗，怕有了成見，以后报复他。这也并不奇怪，用他国民党軍隊內部勾心斗角互相嫉妒的关系来推測我們，是免不了要产生这样的顧虑的。我把我軍內部的兄弟关系給他講清以后，他才放下心来，和我商定准备談判的具体事項。

四

五月×日夜晚十一点鐘左右，在我軍軍部駐地陈堡的

談判結束了。敵人接受我們提出的四個條件，將一個軍改編為兩個師，按指定的時間地點集結受編。當晚我仍然與李晨熙同車返回新鄉。李晨熙這個時候的心情很複雜，在車上他對我說：“老弟！我在國民黨軍隊里干了一場，到最後連槍都交了！……”他的聲調悲涼，甚至有些發顫。我本想對他說：交出反人民的槍，再不干反人民的事了，這是值得慶幸的事啊！但是我換成了另外的話說：“別亂想啦！回去以後，還有很多事情要料理呢！”

第二天，軍官開完會以後還沒傳達，下面就亂作一團了。那些軍官老爺，忙着收拾自己的箱箱櫃櫃、金條手表，忙着安置自己的老婆孩子，那還有空來照管部隊？

太陽剛一落土，城里就響起了疏疏落落的槍聲，我看情況有些不對，向李要了幾個手榴彈和兩隻短槍，打算馬上乘車回去，向軍里反映這種情況。李派了他的付官开着車往外送。剛沖出街口，槍聲突然密了起來，前面一輛車的車燈被打壞了。那個付官跳下車來說：“危險，這樣不行，還是回去的好！”我們只好又開車轉回軍部。

晚上九點以後，槍聲響的更近更緊，還夾雜着重機槍和小炮的聲音。李晨熙臉色臘黃，坐臥不安，不斷地搓着手走來走去。問他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他也闢不清楚，只說：“我們準備好，聽天由命吧！”很明顯，這是那些不服改編的頑固分子，在特務的挑動下，有意製造暴亂。據他判斷，這些傢伙，正在向警衛營進攻。隔了一陣，槍聲松下去了，他似乎安慰我們說：“不要緊啦！有我們警衛營和一個團守着，出不了事！”可是，不多一會兒，槍聲又狂嘯起來，為了保持高度警惕，我們沒有睡

覺，都守在办公室里。直到破曉以前，槍聲才沉寂下來。

後來一問，果然是警衛營與特務分子開火。失誤在於，李晨熙碍於情面，沒有按照談判的條件，將特務分子抓盡，只抓了一百多個，交給警衛營看管；漏網的一群，便糾合起來製造暴亂。但是他們畢竟人少，攻不進去，未等天明就撤跑了，一共拉走了兩個班。

拂曉，勝利的號聲響了起來，我軍一四一師開進了新鄉縣城，同時，敵軍撤出城去，新鄉解放了！當我見到軍長、政委的時候，他倆驚喜地握着我的手說：“受驚了！受驚了！昨天晚上聽城裏槍響，就知道壞了，以為你被敵人害了，我們也作好了準備，不是現在見了面，心裏還放不下來！這次任務完成得很好，我們準備馬上發電向林總匯報！”

這時，我也覺得周身松快，不是因為昨晚的危險已經過去，而是覺得沒有辜負首長的期望。